

慶祝悉尼詩詞協會成立二十周年

澳華新文苑

第1214期(B)



慶祝悉尼詩詞協會成立二十周年與會者合照

廿載耕耘韻自芳，群賢雅集映華堂；
詩旌漫捲春風裡，更繪宏圖續錦章。

悉尼詩詞協會自2005年成立以來，筲路藍縷，奮發前行，成績斐然。值此二十周年到來之際，於2025年6月16日上午，假座Canterbury League Club舉行隆重的慶典活動。

出席慶典活動的主要嘉賓有：史卓菲副市長蔡定傑、喬治河市議員王斌、悉尼總領館教育參贊林曉青、悉尼總領館領事張鴻源、澳大利亞南澳出版基金執行人蕭虹、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何與懷、聯合會副會長康妮、澳大利亞著名僑領黃慶輝、澳大利亞文聯主席王力軍、新州華文作協會長陸文濤、澳洲雨軒詩社社長梁曉純、澳洲炎黃畫院院長李愛民、知名作家張與列、書法家畢華、書畫家潘聖釗、《悉尼論》作者于大海、澳洲漢詩分會副會長王香谷、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院長黃少石、中山大學校友會會長方式莊、慈濟會會長宋以剛、記者吳景亮、董佳琪、畢勝利。現任會長李振國、執行會長尹鋒、副會長周偉強、李作恒、黃永勝、丘偉芬、詩會顧問丁繼開、古城、丘雲庵、岑子遙、汪學善、林觀賢、周幹全、柳復起、倪祖明、陳世豪、張青、趙立江、劉成鳳、黎汝清、譚文華，以及眾多會員詩友，共有一百三十餘人出席盛會。（恒心馬供稿）

六月文化論壇啟事

悉尼詩詞協會將於2025年6月25日（週三）上午10時-12時在詩會活動中心舉辦文化論壇。主講人：趙立江，主講題目：《中國古典詩詞與詩人對西方文化與詩歌的影響》。

趙立江，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曾在中國北京語言大學任教，現為悉尼大學人文學院中文教師，並在澳洲多家華語傳媒任職主編、也是澳華社區的知名主持人和朗誦藝術工作者。
詩會活動中心地址：60 Prospect St Erskineville NSW 2043 本會的論壇和教學活動全部免費，歡迎感興趣者掃碼報名參加。（悉尼詩詞協會）

喬尚明
廿載南瀛結社緣，吟旌高舉聚賢賢。
薪傳九瓏滋蘭蕙，再領風騷三百年。

王曼妮（南鄉子）
絳帳聲聲。起步遲遲重友情。
酌字斟唐如戛玉，天成。
改罷長吟不厭精。雅容心平。
淡淡無爭記慣曾。詩外字無難覓處，
蘭英。今古驕嬌滿則傾。

李振國
滄浪結社織高擎，廿載征帆越海行。
墨潑南瀛春漲碧，詩承漢月夜流清。
吟旌振處鷗盟契，筆陣開時鶴骨錚。
欲借蘇秦金石氣，搏風擊楫作雷鳴。

汪學善
廿載結詩緣，泠泠木鐸傳。
風飄秋興引，雅頌晚晴暉。
唐宗詞林探，元明曲韻研。
賡酬調律呂，薈萃選雲篇。
筆力追靈運，心耕效雅川。
和光塵不染，同氣志依賢。
朋聚離龍樂，文成倚馬前。
吟身老猶健，執手再揚鞭。

劉成鳳
仕生天地立身公，抱節光明日月中。
海內群賢揚古韻，洲南一幟蕩長空。
堂堂漢骨千秋史，浩法唐音萬裡風。
國粹承延吾輩事，金聲玉振播西東。
啊！金聲玉振播西東。
廿載詩緣雅興濃，賦歌翰舞喜相逢。
詞章每得青蓮氣，筆陣猶存文正蹤。
倚仗高吟雲上月，凌風噴雪雪中松。
笑招四海五洲仕，拾韻尋芳泰嶽峰。
啊！拾韻尋芳泰嶽峰。

岑子遙（調寄鳳凰臺上憶吹簫）
野外奇峰，溪中秀水，每招詞客耽吟。扇芳風海角，餘韻山陰。
休說南洲地僻，論風雅、榮耀華林。隨心志，花朝月夕，各抒幽襟。
駸駸：歲移己巳，會結廿芳春，盛典將臨。讓少者儔侶，各展清音。信此詩風
詞韻，流風過、雋永人欽。尤堪志、群賢妙章，逸響難沉。

尹鋒（滿庭芳）
南國飛花，驕壇樹幟，吟旌漫捲東風。幾經寒暑，薪火繼鬢翁。二十年來砥
礪，終成就、詩苑蔥蘢。回眸處，珠璣璀璨，文采貫長虹。
相逢追雅韻，揮毫潑墨，逸興無窮。更堪喜，新羅聲徹蒼穹。攜手同追綺夢，
揚國粹、氣傲雲空。傾杯慶，華章再續，豪邁步高峰。

張青（臨江仙）
乙巳欣逢嘉會，南洲廿載吟旌。拾餘詩友記豪英，殊方存厚愛，海國聽嚶鳴。
絳帳良師佳話，唐風宗韻新聲。長歌短笛總關情。苔岑同祝福，詞社共繁榮。

周幹全
振起驕風二十春，披荆斬棘仰前人。
群賢共聚同高詠，國粹弘揚傳火薪。
舊雨新知情慷慨，詩詞歌賦唱酬頻。
聯歡會慶齊恭賀，海角天涯若比鄰。

周偉強（鷓鴣天）
雁回南天喜事尋，周年慶典慰歸心。
帆雲惟願遂君意，驛客誠知有澤霖。
舊雨新知情慷慨，詩詞歌賦唱酬頻。
聯歡會慶齊恭賀，海角天涯若比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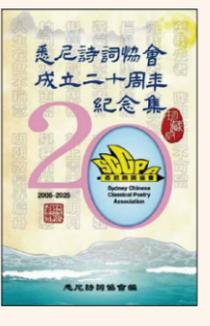
倪祖明
芬芳桃李正當時，剛健妝成婀娜姿。
回首曾經蕭瑟處，而今來賞畫中詩。

謝紹勇
金鑄致慶，往事如梭。拾餘會起，儒雅勵磨。
富豪嘉茗，稻香隨和。港臺陸俊，釋懷獻珂。
結盟詩協，授課興科。燕雀雖舌，振翅啼歌。
芬芳桃李，異國婆娑。敲音煮韻，剛志不阿。
春花秋月，同喜天河。端雲雲集，情悼汨羅。
祧唐宗宗，國粹嵯峨。燦燦詩協，永續清波。
師恩謹記，遠眺黃河。泰山陟上，星星欲摩。

蘇楹
詩文過海韻幽深，宛轉輕歌蕩墨林。
四野春光揚柳路，十年俊作聖儒心。
但逢佳處寫真意，慣向清風豁素襟。
今日流觴隨曲水，九霄環佩振唐音。

黃永勝（滿庭芳）

廿載耕耘，千章珠玉，詩壇喜見
崢嶸。週年雅集，翰墨寄深情。
好友恩師幸遇，共吟詠、漱玉柔
聲。程門授，珠璣字字，雅韻繞
梁聲。
四時年月長，初心不改，矢志如
錫。看今
朝，文光耀
燦繁星。
更喜新羅
老鳳，齊相
聚，樂上南
瀛。同攜
手，弘揚國
粹，文脈永
傳承。



與時俱進，懷抱古今：關於詩外工夫 紀念悉尼詩詞協會成立二十周年感言

今年真是好事連連。對悉尼華人文化界來說，悉尼詩詞協會迎來成立二十周年，更是大事一樁，可喜可賀！
非常榮幸，從一開始，本人被委任顧問，從而有機會見證了協會二十年來走過的腳印和取得的成就，今天在這個喜慶的日子，自然許多感想油然而生。
記得協會誕生剛剛五年，我曾受命為《南瀛新聲》作序，文中有一段話：

翻閱一部文學史，不難看到不少小說家，其處女作便是成名作，甚至以後一生竟然寫不出更好的作品了。但在詩詞寫作上，這種情況似乎很少，除非一首詩作或一部詩集問世之後，作者就馬上“金盤洗手”，從此永離詩書，不然的話，只要堅持，肯定是越寫越好，不斷自我超越，以致有一天進入爐火純青的佳境。在這個意義上，本集中所有的作者，都會可能取得輝煌成就。

所謂“新聲”，是協會學習吟詩作對的會員的作品。現在，十五年過去，事實證明我此言不虛，當年詩集中的作者，知難而進，不少人的確進入爐火純青的佳境了。
知難而進！這真是每一個學習古典詩詞的人都必須樹立的決心。當年，就連魯迅這樣的大文豪都曾無奈地說“一切好的詩到唐已做完”，又說，假如你沒有齊天大聖孫悟空



七十二變的本領，你就大可不必再寫詩。也許這是他過激之言，但古典詩詞界許多有識之士覺得魯迅的感歎絕非毫無道理，絕對應該引起人們警覺。近年來，古典詩詞，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各地華人社區，創作發展很快，勢頭很好，但都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更進一步提高創作品質，如何跳出守成性和趨同性，如何超越定勢思維進行創新，使之貼近時代，貼近更廣大受眾，最大程度發揮其文學功能、社會功能。關於這一點，悉尼詩詞協同仁，在這二十年間的實踐中，相信已經獲取了許多心得體會。

例如關於關於學詩的“詩外工夫”。
有一個“工夫在詩外”的至理名言，出自宋朝大詩人陸游。在逝世前一年，他寫了《示子適》，給兒子傳授寫詩經驗。此詩如下：

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
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宏大。
怪奇亦間出，如石漱湍瀨。
數句李杜牆，常恨欠領會。
元白才倚牆，溫李真自鄙。
正令筆扛鼎，亦未造三昧。
詩為六藝一，豈用資狻猊？
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

陸游坦承，他初作詩時，只知道在辭藻、技巧、形式上下功夫，只追求詩句的辭藻華美；到中年才領悟到這種做法不對，逐漸窺察到詩應該注重內容、意境，應該反映宏大的主題。陸游在詩裡點評了幾位著名詩人，得出一個結論：如若真要學習如何寫詩，還要有更深的學問——作詩的工夫在詩外。
陸游在另一首教子詩《冬夜讀書示子聿》中又說：
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顯然，他所謂“工夫在詩外”，就是要強調“躬行”，到生活中廣泛涉獵，開闊眼界，把工夫下在掌握淵博知識並參加社會實踐上，不斷提高對於客觀世界的認知能力。的確，從文學史上人們都可以發現：一個詩人，所寫作品的好壞高下，是受其才智、學養、操守、精神所影響的，是其經歷、閱歷、見解、識悟所決定的。所以，詩人必須從身體力行的實踐、從砥礪磨淬的歷練、從格物致知的探索、從血肉交融的感應，獲得創作“真”作品的詩外“真”功夫。

與“躬行”相比，“紙上”——如果是自個兒不管其他只一股腦不斷地寫不斷地自我重複一其“得”不“淺”才怪。不過，學詩的“在詩外”的工夫無疑亦應包括所謂“紙上”的“讀詩”——閱讀、評論和學習別人的詩作。正如陸游在《示子適》中對各詩人作評價所表示，這也是“學詩”應有之義。但是，“讀詩”也有可能所得很淺，甚至出現誤讀。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關鍵之點是：“讀詩”如欲真正讀對了讀好了讀進了，其“工夫”也是“在詩外”！

所謂學詩寫詩的“功夫”在“詩外”，這裡有“閱歷”和“品性”兩個相互關聯的含義。詩歌作為詩人個體發出的聲音，當然是個人性的；但是一個置身於時代並敢於搏擊生活激流的詩人，又不能不關注人類的命運，所以，詩歌也是社會的和歷史的。孔老夫子也早已告訴我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人是性情中人，也應當是有思想的人，揆古察今，立德明志，感覺敏銳，思慮深切，其愛恨感懷，常系天下。我曾經多

次談到，事實上，詩人關懷天下事，可謂中國詩歌偉大傳統。如無錫東林書院這幅經典對聯所示：“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民生疾苦、政治清濁、民族興亡、時代風雲變幻、人類命運，都應是詩人視野之內，關懷所在。因此，杜甫說“語不驚人死不休”，我理解其深意還不但在局部的煉字與煉意方面，還可提高到對整首作品的內容和思想境界的追求，如新穎獨特、雅逸脫俗、正氣崇高……等等這些從來都為人稱頌的品質。這樣，我們詩寫的內容，不但深刻，也更多元，即使寫旅遊詩、應酬詩，也會寫出深意，寫出微言大義。

的確，詩言志。如人們考證，古代的中國文論家對詩的本質特徵早就抱持這個認識了。《詩經》的作者在其作詩目的的表述中，就有“詩言志”這種觀念的萌芽；而作為一個理論術語提出來，最早大約是在《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出現“詩以言志”的記載。其後，“詩言志”的說法就更為普遍。例如，《尚書·堯典》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莊子·天下篇》說：“詩以道志。”《荀子·儒效》說：“《詩》言是其志也。”……朱自清先生在他的詩論專著《詩言志辨》中，曾把“詩言志”稱之為中國詩歌的“開山的綱領”，今天更有人覺得還可以進而論之——如果說“詩緣情”是詩的基礎，那麼“詩言志”便是詩的必然要求，是詩歌的最高標準和黃金律令。

但是，人各有志。所謂“言志”，那便要問：是要表達什麼樣的情懷、理想和志向？要宣揚什麼樣的價值？要弘揚什麼樣的精神？今天，面對當前這樣一個紛亂複雜極

其嚴峻的時代，一個詩人，要“言”出什麼樣的“志”，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那麼，我們便要捫心自問：

我們能否對所處的時代和現實境遇作出心靈回應，以詩的形式介入其中，體現一種良知、道義和責任？我們是否懷揣一顆真誠、善良和慈悲之心，擁有關愛眾生的悲憫情懷和憂患意識？在對“高牆或雞蛋”作出選擇時，我們能否堅守最低標準：絕不聽命於權貴，絕不為獨裁專制唱讚歌？

歷史定然站在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一邊。歷史定然站在人性的一邊。而我們，能否秉持“道要正；心要真”的信念，能否堅守普世價值，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詩歌是關於靈魂的學問。在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艱難的時刻，我們能否讓自己的詩作發出更亮麗的美學光芒？流露更豐富的生活智慧？包蘊更深刻的歷史洞見？我們能否讓自己的詩作擁有“詩魂”，參與引領人類精神的崇高使命？

我們應有的回答，便道出“與時俱進，懷抱古今”的意義。紀念悉尼詩詞協會成立二十周年，我心有所感，而這其實也是我多年來一直的思考。讓我們共勉。

（2025年3月28日於悉尼。本文為《悉尼詩詞協會成立二十周年紀念集》一個序言。）
何與懷